

金开诚文集

第一卷 文艺心理学研究



浙江教育出版社

JINKAICHENG WENJI

金开诚文集

第一卷 文艺心理学研究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7年12月

JINKAICHENG WENJI
ZHEJIANG JIAOYU CHUBANSHE



文
集

金开诚

望斷南崗遠水通
 客棹生來
 酒旗風
 畫橋依約垂楊外
 映帶斜陽一抹紅

壬午冬月 宋沈与求诗

金开诚书



JINKAICHENG WENJI
ZHEJIANG JIAOYU CHUBANSHI

文集

金开诚

長
風
帆

癸未初春

金开诚书



五
湖
春
農

癸未之春

金开诚书



金开诚

文集

哀父母
生我劬勞

張永之書先父母恩以報之思以爲慰懷於命筆

張永之書

風雨無寒

壬午之冬

張永之書



文集

張永之書

紅蕖晚著：長子渭之離雲歸太
華疏雨色中條栢色隨風迴何聲
入海遙痛鄉音到猶自夢泊樵

孫未初夏柔唐許渾詩

全一 誠書



JINKAICHENG WENJI
ZHEJIANG JIAOYU CHUBANSHE

全一 誠

文集

JINKAICHENG WENJI
ZHEJIANG JIAOYU CHUBANSHE

亢龍有悔

益軒



益軒誠

文集

总 序

我在编集这部文集的过程中，有一天忽然想到，我于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到现在正好是五十周年。这本来不值一提，但五十年总算是漫长的岁月；而这些粗浅的著述，还算是以往岁月尚存的痕迹。

我在大学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从时间上看，专职任教有三十九年（1955～1994）。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三十九年工夫并没有都用在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上。只有1978至1994这十六年时间，我得以专注于教学与科研。

就学术研究而言，我从大学毕业至今，用力较多的有三个项目，即文艺心理学研究、《楚辞》研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但由于多次被调动教学岗位，这三项研究都未能全面深入，只不过选定了一个着力点，集中研究一段时间并稍有创获而已。

我对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主要是根据神经生理学和普通心理学的基本原理，认定人的大脑活动既有功能定位又遵循整体性原则；所以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一度流行的追求所谓“纯粹的感觉效果”和把情感的作用绝对化的种种说法其实是出于想当然。因为人的神经生理机制决定了感性心理活动与理性心理活动总是交织在一起的，是相互渗透与配合的。同时，人的情感活动也总是由个体对事物的认识与态度而被引发，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产生。个体在从事文学艺术创作这种特殊的活动中，可以运用注意力以强化、突出感性心理活动和情感的作用；但要完全排除理性心理活动以追求“纯粹的感觉效果”，完全排除对事物的认识和态度而追求没有认识内容的情感表现，那是不可能的。另外，我在创作与欣赏的辩证关系上也有一些个人的浅见。这些浅见在上大学的时候（上个世纪50年代前期）

就已经大致形成了。

我在《楚辞》研究方面，用力较多的是读懂其主要篇章的文句，弄清其段落之间的关系。在我自以为读通之后，就认定《离骚》、《九歌》、《天问》等篇都是结构严整、句段有序的。从前之所以有人说它“乱辞无绪”，主要是因为怀着既定的封建传统观念来读，而且竭力把这种观念“落实”到每一篇、每一段乃至每一句之中，这当然就无法读通了。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方面，我致力于在传统与现实之间“架桥”，即借助必要的诠释，以求古为今用。过去人们研究各种文化遗产，主要是做评估与考证的工作。这种工作只能由专家学者来做，广大群众无法参与。专家学者做了几十年的评估与考证，争论很多，却并没有得出多少公认的结论。这种情况在学术研究中本属正常，问题是在这过程中，广大群众由于现代生活的冲击而与传统文化逐渐疏远，乃至产生隔阂。而没有群众的参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不可能传承弘扬的。要改变这种情况，在我看来就必须大力倡扬古为今用，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拿来就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深沉智慧，也有丰富而可贵的道德思维经验。这些精华可以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例如《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已得到空前广泛的认同。《论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西方的成功学研究者称为“黄金法则”。近年来，我国在对外交往中还常常使用“和而不同”、“和为贵”（均出于《论语》）等话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然，古为今用的道路是宽广的，方式是多样的，并不限于片言只语的运用。只要广大群众在古为今用的实践中克服了对传统文化的距离感，就会对其用途作更加深广的开拓。

附带还要说一点。从1978年开始，我陆续写了一些研究中国书法艺术的论文。近年来，由于担任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等原因，似乎有更多的场合要谈论书法。所以在这部文集中也收录了一些有关书法的论文、讲稿和发言稿。今后由于工作的需要，大约还将继续在书法界充当“票友”。

1994年9月，我调任九三学社中央专职副主席。调动之后，虽

仍在北大兼任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学报》副主编、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等职，但毕竟九三学社中央是要求每天上班的，到外地出差也比较多，所以正规的学术研究是做不成了；只是由于兴趣所在，积习难改，还不断写些杂说随笔。此类文章的写作其实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但那时只是应邀而作，不大主动。到了1994年以后，才把此类写作视为上班以外的主要工作；同时还制造了一种“理论”，说写作是大脑的全方位、高强度运动，可以防止“老年痴呆”，大有益于养生，云云。

还有一件事情也与学术有点关系，那就是讲课。我在北大兼职，又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亦即中华文化学院）兼任副院长，所以在这两个地方总要讲一些课。北京又有多个“系列讲座”，我也讲过。到外地出差，当地的院校闻讯邀约，我也难以拒绝。既然要讲课，就要写讲稿。我的习惯是把课堂上讲的每一句话都写在讲稿上；讲完了再把那些看似与学术无关的“废话”删去，有点像通行的文章了，才收入这部文集。但因为有人特别想要看到我的未经删改的原讲稿，所以我特意选收了一篇大致是原汁原味的讲稿，即《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理解与观赏》。

大致说来，我的杂说随笔没有多少“学术性”，却占了全部文集的四分之一，这是有些惭愧的。我写这些东西主要为了不让大脑闲着，以免过早痴呆。同时也因为我的生活实在单调枯燥，别的不会玩，就只能以写作自娱。所以我写这些文章的最高要求就是“自己写得高兴，也让别人看得高兴”。这要求究竟有没有达到？我确实不知道（就连“自己写得高兴”这一点，感觉也相当模糊）。但是，预防痴呆还算有一定的效果；而且有些文章的社会影响似乎比学术著作还显著一些。

例如《书斋的变迁》一文，其中写到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发了四年低烧，后来一位朋友教我用三味中药泡水喝，喝了几个星期果然不发烧了。此文在《光明日报》发表不久，就有读者来信，要我为中医药的发展“大力呼号”。数年以后，又有两位家长先后来信，说他们的子女要参加高考，却发了低烧，怎么也治不好；听友人说读过我这篇文章却记不起药名了，所以直接给我写信。我当即

回信告以药名。过了几个月，这两位家长又来信说他们的子女不但治愈了低烧，而且均已考入重点高校了。（按：这一事例本已说完，但忽然想起，在2003年至2004年之间，我又发低烧将近一年，虽在发烧之初即按老办法用三味中药泡水喝，却不仅毫无功效，而且喝了几天即茶饭不思，厌见饮食，只能停药。由此可见，有病还应到正规医院求治，不可轻信偏方，乱投药物。）

有一次我从南京乘火车返回北京，与两位比较年轻的教授同在一个包厢。在交谈中获悉他俩是到北京为高考语文试卷出题，这“苦差使”已干了几年。他们在问了我的名字后，说上一年的高考试卷中用了我的一篇《读书也要有“本钱”》，让考生读了之后写感想。还说这篇文章让年青人读读有好处，读了之后也必有感想可谈。这件事出乎意外，我想现在写随笔杂谈的人很多，堪称精品的亦不少见，为什么要选用我的浅陋之作？想来想去，觉得这大概与我的文字表述方式有关系。我历来坚持所写的文章必须让中学生能够看懂，也许正因为如此而适用于高考试题。假如像有些精深之作那样不易看懂，用作考题岂不要让精神高度紧张的考生意乱心慌？我写文章力求通俗，被用作高考试题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写作的初衷，所以我感到高兴。

前一段时期，我不断收到中学生的来信，说拙作《漫话清高》被收入高中语文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版），在教学中出现了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是赞扬“清高”的，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是说“清高”不值得赞扬的；有一位同学的信更有意思，说在他看来，文章的作者本人也没想明白“清高”究竟应不应该提倡。

看了这些来信，我很有一些观感：

一是感到高兴。迄今为止，我已出版了二十八部著作（其中一半为个人独著）。这些著作中只有一本《文艺心理学论稿》，出版时曾有较多的社会反响。其他著作都少有信息反馈，也不知是否有人看，看了有什么感想。现在竟有一篇文章进入高中语文教科书，那就意味着很多高中生都将成为读者，而且他们读了之后还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这岂不令人开心！

二是有的观念要稍稍改变。多年来我一直认为中小学教学中重理轻文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时至今日，语文教学已近乎“休矣”。这件事很值得人关注。因为语文教学与提高国民的人文素质大有关系；而人文素质的提高又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成功构建。而且，汉语汉字还是联系全世界华人华裔最强固的精神纽带，所以祖国大陆的语文教育绝对不应该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看了中学生的来信，我感到同学们对语文教学还是很有兴趣的，也是肯动脑筋的，故而不能认为语文教学近乎“休矣”。

三是对写作的反思。我在上文刚刚说过，“历来坚持所写的文章必须让中学生能够看懂”。而在看了中学生的来信后，我深感自己在这一点上还做得不够到位。《漫话清高》只是一篇短文，却在中学教学中出现了理解的分歧（有师生之间的，也有同学之间的）。这正说明我表述的观点并不明朗，不明朗还谈什么通俗？因此，虽然我主观上坚信“文章是写给读者看的”，但实际的思维和表述功力还远未达到让广大读者易于接受的境界。尤其是较有学术性的专著和论文，更与我衷心向往的“学术大众化”大有差距。

随笔杂谈这一类文章，我本来想一直写下去，直到实在不能动笔为止。但是近年来我思想上出现了一个障碍，就是对当前教育状况的忧虑。平常我只要一想身外之事，想到的便只有这个问题；想写点什么，也觉得只在这个问题上有话要说。但我写得已经不少了，该说的也都说了；只是说了等于白说而已。我深知现在的“唯智教育”、“应试教育”及其种种弊端，在可以预见的时期中是无法改变的，所以这方面的话我就不想再说了。但我又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事情都不必想，更不必写。这就意味着我在写作方面已经走上了独木桥而难以更有作了。

在本书的编集中，有一个问题使我深以为憾，就是有些文章中有重复的内容。例如在书法论文中多次批驳“汉字象形”之说；在有关学习、教育和人才培养的论述中，多次强调“学以致用”、“边学习边创造”和对杜甫名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重作诠释，等等。诸如此类的重复，我虽然很想避免，但到临文之际却仍然感到很难避而不谈。这虽然有种种原因，但绝非著述所宜，只希望读

者见谅。

本书所收著作，其写作时间由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至 2005 年。各篇都不免表现各个时期的文风，含有各个时期的话语，现均一仍其旧，不作修改，以存原貌而求指教。

本书的编集是由于中华书局编审李解民先生的建议，他还为本书的出版尽心出力；浙江教育出版社为这部也许无经济效益可言的书投入很多人力物力，并做了非常精细的编辑出版工作，谨此一并深表谢意。

2007 年 10 月于北京

总目

第一卷

总序

文艺心理学研究

第二卷

古代文学研究

第三卷

传统文化与书法艺术研究

第四卷

随笔杂谈

第一卷 文艺心理学研究

目 录

文艺心理学概论

《文艺心理学概论》前言	3
第一章 从大脑说起	5
第二章 客观与主观	11
第一节 “二环论”与“三环论”	11
第二节 主客观统一的具体表现	17
一 反映的形成	17
二 反映的选择	18
三 反映的加工	20
四 反映的情意化	24
五 反映的个性化	25
六 反映的外化	27
第三节 忠于客观与忠于主观	29
一 意向、方法与规律	29
二 意向、方法的作用	31
第三章 感性与理性	35
第一节 感性心理活动与理性心理活动	35
第二节 文艺创作中的感性心理活动	39
一 感觉、知觉、表象与文艺创作	39
二 自发的表象运动	48
三 自觉的表象运动	52

四 有意想象与形象思维	63
第三节 文艺创作中的理性心理活动	95
一 理性心理活动的必然性	95
二 两种心理活动的“场型”联系	105
第四节 语言与艺术	111
一 艺术创作中的内部言语活动	111
二 语言与形象	116
三 关于语言艺术的创作	122
第四章 情感与认识	140
第一节 情感的性质与作用	140
一 什么是情感	140
二 情感在文艺创作与欣赏中的作用	142
第二节 情感与认识的关系	149
一 感觉、知觉与情感	151
二 表象活动与情感	154
三 抽象思维与情感	160
第三节 情感的表现与交流	168
一 交流的要求决定表现的特点	168
二 文艺创作中的情感表现	170
三 情感交流中的逆反与变异	193
第五章 修养与创造	197
第一节 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	197
一 直接经验与文艺创作	197
二 间接经验与文艺创作	203
三 两种经验的辩证关系	210
第二节 职业敏感与艺术通感	214
一 文艺创作者的职业敏感	211
二 艺术通感问题	229
第三节 构思与外化的训练	247
一 艺术构思与“意在笔前”	247
二 工艺外化与“意成笔后”	254